

# 三國志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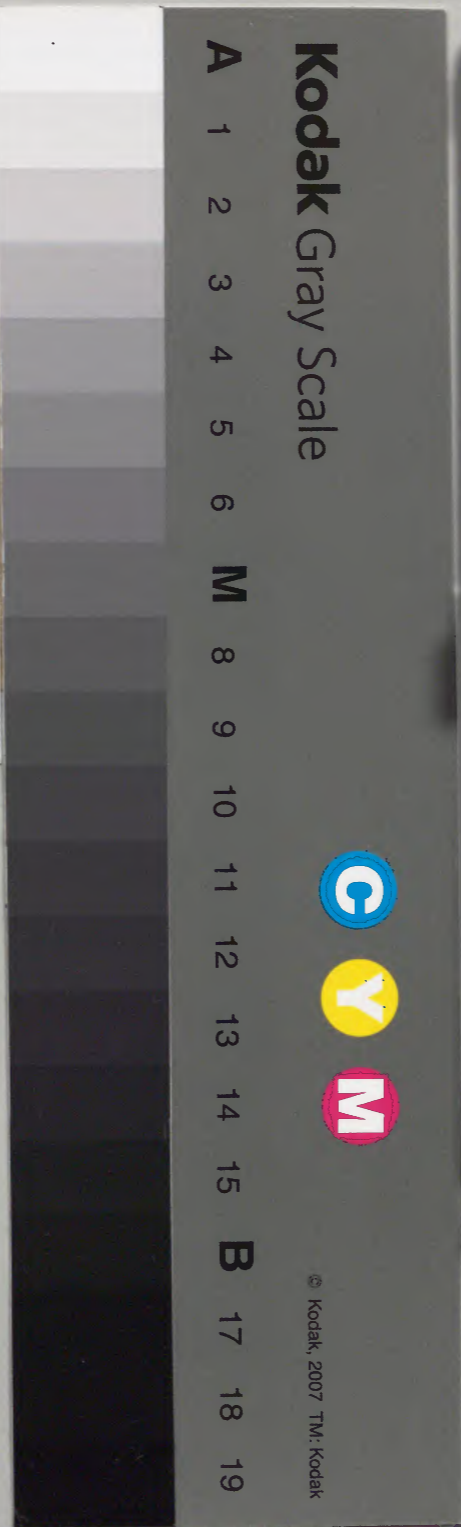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二	一	一
八	八	一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二	五	一	漢
〇	〇	二	書
函	八	八	
六	五	一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8	
冊數	15 ( 14 )		
函號	280	16	

史百十三号

卷十四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勸武州東山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

漢書

有容貌

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破

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擊薨復隨孫策

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

破張英于麋葺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

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

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

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

大英早林  
山



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二  
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  
後拜湯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  
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  
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  
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  
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  
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  
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  
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

遷湯盜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

權稱

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水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蓋子廉之後也

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卒苦備嘗然有壯志刀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自新餘閑學書說講兵事不

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

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

權環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

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今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

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



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  
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  
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  
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  
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  
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  
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  
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疆扶弱山越懷  
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  
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

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

蓋自疆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拜武鋒中

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即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

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

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師附

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

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

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

祠時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即定反支音巨兕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

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謀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一千騎

五十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

越畏服後以中即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

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

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

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

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

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

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

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

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

為寇盜見劫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救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

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統威姑姊悉以嫁

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

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

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

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豫策之嚴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讓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

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叔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和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狹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畧器用好人督也今大權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遠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秦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  
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  
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  
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  
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  
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秦奮激投身衛權膽  
氣倍人左右由秦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  
創良久乃蘇是日無秦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  
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  
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

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  
岑曹公出濡須秦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  
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  
為案行至濡須鄣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  
到秦前命秦解衣權手自拍其創痕問以所起秦  
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譙極夜其明日  
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

惜軀命被創數下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  
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  
沐威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  
御贖青繖蓋賜之坐羅注駕使秦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  
吹鼓

於是威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秦



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  
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  
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  
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  
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  
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  
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  
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  
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  
海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

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  
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擢一階拜別部司馬授  
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  
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  
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與  
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  
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  
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大  
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  
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



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左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

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入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在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糾正立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二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都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遠以破敗遂降陸遂拜表備將軍進封都鄉  
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  
妻子露立太子堂為之屋宅子敷年十七拜別部  
司馬授兵四百人敷子肅子延復為司馬代敷延  
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  
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

志節慷慨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  
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

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壽陽伐  
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  
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  
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焉承基大  
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  
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魯虎等衆數  
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  
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  
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  
泗口以拚闔大紮擊石為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



飛在兩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  
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  
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相便開門走兵  
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  
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  
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  
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  
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  
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

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

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民間聞鈴聲即

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

路往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

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

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

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

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

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遺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



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  
門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  
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  
父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郝長於是去  
就孰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曰祖聽  
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後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

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  
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  
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  
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  
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  
昏老毛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  
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忌於耕農軍

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  
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  
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  
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  
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  
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  
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  
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  
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  
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  
血涕交流為權言飛驕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  
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  
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生之恩遂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  
我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  
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  
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  
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  
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  
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  
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  
對之保羽聞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

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往不渡而結寨  
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  
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  
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  
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  
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  
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  
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  
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  
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



酌兵各一銀益至二更時衙救出所敵敵驚動遂  
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

率眾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

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喻

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火如星寧已還入營

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

卿瞻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

遼殊有與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兇猛好

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

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

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

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

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三書曰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寧

得辭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變戰

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

知統意因令寧將

兵遂徙屯於半州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

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并堂

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

樹自梳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舳纜解衣卧船

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

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

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

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



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急  
上寧涕泣歎欬曰其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  
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獲鋒守永平長平治山  
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  
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  
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  
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  
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

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  
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而折  
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  
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  
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  
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  
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  
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  
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  
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



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  
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  
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  
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即將領沛相與呂蒙  
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  
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比權使追還  
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  
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  
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  
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

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

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

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劍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

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便梁大節有過於統權曰  
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  
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  
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  
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之病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列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迄周秦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甲由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疆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律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緯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踈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

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



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  
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  
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  
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  
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  
功曹休出洞呂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  
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  
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  
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  
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

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彌

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 魏氏春秋亡 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

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

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

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革得百餘人遂以為

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奸盜

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

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



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  
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  
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  
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  
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  
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  
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  
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  
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  
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

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  
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祭並會兵赴救  
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  
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  
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  
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  
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  
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  
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  
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



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嘉末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從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  
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  
搃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  
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  
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  
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  
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  
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  
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  
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  
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  
乃使兵解鎧著宵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  
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  
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  
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



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圖之遣朱異唐咨  
等往救復使奉與裴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  
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  
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  
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  
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宥陛下兵以誅之  
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  
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  
汝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

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  
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實鼎三年皓命  
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  
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眾治徐塘因攻晉  
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  
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敗之者皓遂以  
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  
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  
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



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若廩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



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

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貢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貢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貢為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貢曰破虜將軍昔奉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總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常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頗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



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  
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郤  
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郤據州上圍守然  
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  
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池  
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  
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  
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  
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  
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



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襄陽記曰祖音如租稅之租祖音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陽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良田沔南之背腴沃壤謂之祖中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

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

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

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浦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

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

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

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

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

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因心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

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

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



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加爵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且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



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荅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平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

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子衡寧當父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



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募取以歸特  
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  
戚待之毋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  
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鹿下小丹  
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山阿收笮融劉繇餘  
眾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死陵令討破丹揚  
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某範曰公將  
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知軍中  
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  
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  
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  
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使釋備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言  
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疆族嚴

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

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瑀死  
後術為曹公所敗於

封立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  
又怯不即攻術於淮北策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  
和於術術執之而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

進瑀走歸下邳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都陽策薨

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

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

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

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



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  
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  
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  
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  
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  
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  
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  
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  
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  
人有白範  
與賀齊奢麗今綺服飾儻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  
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滅精

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  
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

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

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

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

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

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

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

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  
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

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  
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衰歎過實權曰昔鄧仲  
幸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帝  
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



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  
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與為損避表衛自歸於兄兄  
作大將別顧部曲故憂元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於之恪  
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奇趣非孤和之也峻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

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

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

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六外圍還

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

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

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

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

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

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遷

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

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緄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

緄緄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

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

降魏據曰取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

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相分部良吏隱

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



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斯年之間得  
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  
吏處處屯聚相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  
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  
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  
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相分兵將赴  
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相遣使  
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相手下及所部  
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相喻之曰凡  
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宜分諸君聞曹仁用兵  
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  
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  
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  
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  
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  
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  
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  
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



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病死者  
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黃武七年都陽太守周魴請誘魏大司馬曹休休  
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  
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  
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  
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  
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  
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  
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

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  
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  
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  
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旣  
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  
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  
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湏諸軍半  
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  
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  
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



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  
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  
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  
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  
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  
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  
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巨無作威作福  
作威作福則凶而家害于  
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况將桓  
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  
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  
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

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

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安當君臨四海復重仕臣

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吳錄曰桓奉籓曰臣當去願  
一拼陛下髮無所復恨權馬几

前蘇州進前拼鬚曰臣今日  
真可謂拼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護前死為人下每臨

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噴恚憤激然輕財貴義

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

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

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

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

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嚴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郎相聞鐵渴甚矣未驃馬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成出則有獲韓盧宋鶻書石竹泉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筆高壩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人歡悅

後拜騎都尉

代相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

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

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

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

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

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

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

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

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

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

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

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

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圖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

託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太平二年假節為

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

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世繼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



之拉殺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

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

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

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閑

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訊言疾來

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



向會稽翻乃還會稽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呈行追朝  
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末翻衰經詣府  
則勸朗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身詣翻策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策好馳

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

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

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

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

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

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計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

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驚急馬不及繁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

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

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

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

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

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

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

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

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

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

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

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

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

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

壽春見馬日禪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

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

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安語兒卿不

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

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

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



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後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宣武勝哉策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歆遣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更迎策二說有不同

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感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萬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史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屬會稽典錄載翻說嵩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庶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

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嵩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

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書

曰翻間曹公辟曰盜跖欲以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

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

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

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

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

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

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

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冊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



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  
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  
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  
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  
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  
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上節五爻變  
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  
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  
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  
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

手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

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

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  
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比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  
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  
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  
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惑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  
然猶盛數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

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

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

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

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

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

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

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

承策命臣獨托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外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誣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以

罪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澗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  
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  
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  
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  
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  
穎川荀爽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惟  
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諸孔子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  
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  
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  
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  
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  
憑几泚頰為濯以為為幹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  
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分北三苗北  
古別字又訓北言北循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玉人職曰  
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類面謂之漦不古篆卯  
字反以為味甚違不知蓋關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

李官定世三事又馬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  
全就作銅字註訓言天子副奎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  
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  
所注五經遺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  
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休不媚犯上  
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  
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  
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帶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  
言為然故劉雷卿抑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  
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初山  
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爽之別名初山  
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  
一見之便與交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  
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  
長為人精微潔淨門无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  
卒其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暕客改作  
固固在強祿中關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



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  
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室淵好德堂構克本野無遺薪斯之為  
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治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  
御史大夫孫於即位司徒皓博震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  
國年七十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  
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  
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  
今其見重如此陵卒撞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  
求與丁第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齒知名翻  
甚愛之屢稱歎曰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  
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  
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  
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  
餘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  
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  
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  
後橫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  
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

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  
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  
仕官會歸葬其墓妻子得還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  
翻已終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  
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  
濮陽與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  
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  
劉二荅而未觀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  
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  
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王出崑  
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  
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  
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三  
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  
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  
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且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  
不膏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  
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  
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鄰海內聞名  
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躡漁則化盜居則鄰感侵匪



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言薦之蔡  
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疆禦魯相山陰鍾離  
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若  
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官費齊皆上契天功德治  
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擘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詒學  
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駝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  
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蔡母  
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  
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然始之義  
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殞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  
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  
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  
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  
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  
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  
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穎川有巢許之逸  
執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昔  
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  
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  
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

能一此而葬之矣鄭大里黃公山系已暴秦之世高祖即不  
行先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  
較然彰明豈如策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莽曰  
善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漢陽府君曰  
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宰識之乎育曰瞻仰景  
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  
之信同操柳下曹漢中舉委官棄祿道迹懸歎以求其志高  
貌妙蹤天下所聞故在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志明  
大畧志直塞謂則侍御史餘姚虞翻編將重鳥傷其淵明  
懿結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關澤學通行急作帝其雄姿  
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操其言合  
神明則大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馳山陰文操若春  
承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山陰祁康上虞樊正  
鄧盧叔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康上虞樊正  
歲代父死罪其文則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地耳身  
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地耳身  
皆治內之美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於此  
治吳漢封諸侯王以河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  
高荆王雲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



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一并屬於  
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從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寧或有寇害  
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地以為吳郡會  
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  
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有彗於朝常在  
臺閣為東觀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之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還曹郎

為散騎中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繼廢初主迎立  
琅邪王休休未至繼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

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無之位擅廢  
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得霍復見今

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  
忠孝揚名後世也繼不擇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番

薛瑩俱為散騎中書侍以計扶嚴功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  
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

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於造吳郡陸  
機於童齒之年祿上真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善開

之士交同縣日坂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  
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

夜害忠子譚字思與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  
堅下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督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儀同三司

典錄曰魯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  
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魯名厚敬禮之魯抽引人物務

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歧難魯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魯書  
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錄所

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魯疾行喪祭無  
喪弟葛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昂字子文翻第八子  
也少有調儻之志仕吳黃門即以

捷對見異起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昂持節都督武昌  
已上諸軍事昂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疆扶

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吳志十一

乙



謝承後漢書曰產字李寧少博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  
孝廉肅後坐事伏法肅歟尸送喪還穎川行服禮終舉茂才  
歷三郡太守所在新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  
績懷二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即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  
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  
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  
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  
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

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  
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  
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  
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  
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  
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  
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  
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  
會稽南部都尉次子毅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  
名曰鬱生適張溫  
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  
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亦家問蓋



所以聞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  
士女同榮故王蠲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  
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燃薪生火  
履貞持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  
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迂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美形於  
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姦賊之中蹈躡水火志懷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二慕則臣  
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諒  
魯人志其勇犯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訓上  
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号以厲兩髦之節則臣  
風穆暢土  
女改視矣

張温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  
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温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  
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  
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

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  
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  
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遷曹尚書徙太子  
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  
權謂温曰卿不旨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  
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  
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  
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  
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  
甲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



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  
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  
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揔百揆於良佐  
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  
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  
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  
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  
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  
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  
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羨

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  
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  
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涿濁淆雜多非其人  
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竅選三署率皆  
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  
貪鄙忘節汗軍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諧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  
彪專用私情惜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豔彪  
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問往還



即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已待  
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  
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  
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  
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  
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  
撫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戟  
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  
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  
淮泗故豫勅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諸將布於深

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  
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  
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  
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  
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已形勢  
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忠暴於市朝今已還本郡  
以給廝吏嗚呼温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  
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  
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  
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



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劾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而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

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郎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  
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  
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  
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  
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  
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  
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  
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  
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  
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

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  
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  
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  
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  
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  
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與眾  
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  
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  
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  
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



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  
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  
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  
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  
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  
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  
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  
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  
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  
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

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  
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

名與温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

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  
於清濁大明善惡大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宜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  
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  
其美既不能被褐韞生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吉蓋人上冲  
用之道庸可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推既疾温名盛而駱  
統方駮言其美至云車驟冠群障障權世世人未有及之者  
近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  
人皆有節行為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殊先適顧承官  
以許嫁丁氏成婚有口遂飲藥而死  
天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表



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權拜陳相值表術潛號兄弟忿

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惡四布俊厲威武保疆  
竟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  
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  
應若術怒密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

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

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

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

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

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

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

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

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

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

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

損益鄉食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

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

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

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

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疆富制威

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



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

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戒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



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其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其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

別將常雕等龍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迪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



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  
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  
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  
其適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  
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  
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  
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  
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  
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當保有故古者  
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  
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  
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  
愚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獠  
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  
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  
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  
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  
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



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  
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  
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  
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  
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  
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  
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  
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  
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  
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

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  
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後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繁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  
愛力惜費務自沐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  
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  
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  
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  
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  
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  
輒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



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

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

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梁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梁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

相之孫河為縣長梁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梁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

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

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縲紕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梁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梁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梁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梁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梁募合人眾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



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  
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遺楊竺  
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  
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  
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  
暨豔疾貪汙在任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  
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  
貶黜懼有後各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  
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

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  
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  
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  
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  
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  
其無辜厚棺歛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  
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  
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  
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  
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



守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

獻用驪姬而中生存漢武信江充而疾太子竟死遂左遷

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請潤據因權寢疾弘

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

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

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

非曠宇也陸續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

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

歟張溫才藻俊茂而知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

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問而陸瑁篤義規諫

君子有稱焉吾察朱據遭罹屯塞以正喪身悲夫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南大族

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宇城門校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

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

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

歷東西曹令中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

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

遜陳便宜乞與募馬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曰為所

陸氏祠堂像贊



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  
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  
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  
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慕時豺狼闕望克  
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  
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  
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綾扇  
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  
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  
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

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  
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  
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  
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  
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  
口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  
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  
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



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

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患難恐滋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敬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



夷君長皆降，遂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遂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遂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遂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遂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遂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遂舉茂才。

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遂為大都督，假節督天竺、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臣趙融、庾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孫曰此必有滴且觀之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

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

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

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

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

間徐制其弊一諸將不解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

八千從谷中出孫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

必有巧故也孫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

易得亦復易失矢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

今日爭之當今必諧備下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

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

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

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孫曰備是

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不可干也今

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

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

孫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

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



寧等窮逼請降備昇馬鞞山陳兵自統遜督促諸  
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  
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  
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  
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  
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  
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  
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  
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  
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且當禦

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  
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  
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  
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  
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  
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  
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  
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在腹心  
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若臣雖驚驚懼而禍恭恭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權大矣稱善加拜遂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  
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  
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  
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女效心  
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  
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斗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禪  
龍衣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  
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皆過示

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  
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  
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  
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  
鉞吳王親執以見之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  
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  
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遂北徑至夾石  
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  
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  
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



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  
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  
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  
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  
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  
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  
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  
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  
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  
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  
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茲穢入  
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  
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  
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  
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息偏師取夷州及  
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  
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  
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



思惟未見其利萬里龍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卒驅兒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遂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

馬不獻寶可憐忿蠻夷猾夏未染一土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云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關關感至而憂悔



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  
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躍將來  
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  
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  
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  
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  
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  
當有以自來元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  
得專力於吾久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

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  
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  
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  
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救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  
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  
張梁等繫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  
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  
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為遜慮  
孫權已退魏得專  
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死方舟順流無復休  
傷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  
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



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戒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之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鷲曲惠小仁何補大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願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廉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

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

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為邊將

遂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向足虧損雅慮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即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

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

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

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

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

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友等

嘉靖十年補刊



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乘耒耜既無

感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

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

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

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

才辯有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

計術

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故

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

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

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

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

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起

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

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

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

乎揔司三事以訓群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

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

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

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曰殫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

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尚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揚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以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龍騫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



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比更繕元城圍  
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  
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  
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  
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  
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  
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  
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  
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  
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

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  
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  
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  
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  
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  
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  
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  
帶封域此乃手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  
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豐考之典  
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一食昔匈奴未滅去



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沉臣王室之岬岬荷  
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  
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  
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  
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跡曰臣聞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儆戒是以雅人  
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  
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  
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  
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

任假以專制之威而異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  
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曹少  
漸道教或清苦曰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  
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  
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  
軍令將軍左亦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員  
築嚴圍自赤黠至故市內以圍圍外以禦寇晝夜  
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  
之銳而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  
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



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立克且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撼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延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



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  
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  
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  
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  
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  
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秋晉陽  
抗與羊祜推倚扎之好抗嘗遣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  
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  
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  
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  
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天獲晉  
人先傷若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  
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

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  
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  
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抗為  
失臣節兩畿之習鑿齒曰天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  
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  
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咸獲牧豎之智未有  
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  
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實人斯歸樂  
毅緩攻而巳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  
相詐而巳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  
越淮汜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  
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  
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  
服而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  
羊祜憫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  
義網以羅疆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  
戰平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疆員雲集殊鄰異域義讓  
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  
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藏敵  
之德闡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



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俾其勝使彼德  
靡加吾而此善深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  
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  
不後善施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阻  
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聞服之而不  
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  
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藏獲之餘慮威勝以求  
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  
者其道良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杭  
上疏曰夫俊又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次負庶政  
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  
中常侍王蕃少府李昂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  
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  
投棄某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  
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  
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  
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  
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  
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  
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  
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  
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  
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豐故



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

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日勿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公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闔以後益更損耗今



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示疆對內懷百蠻而上  
下見兵財有數萬贏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  
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道賢委無用  
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賢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  
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  
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自案務信其賞罰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抽此制不改而  
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  
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  
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女為裨將軍妻

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  
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  
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  
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  
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  
為祖景所育及祖母  
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  
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  
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  
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  
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雉遂為之延  
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碎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  
著作即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幸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  
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  
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  
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



平去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其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  
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羨其軍機吳人稱其等諸  
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  
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  
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繼不奉軍令機  
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  
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  
眇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  
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  
初抗之克步蘭也誅及嬰孩謙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  
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  
凡人所聞不志三陸相構暴朝殺  
身傷名可為悼數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  
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竒遜之謀略又  
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

亡身庶幾杜稷之臣矣抗貞直  
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  
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  
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  
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  
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  
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  
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  
問近對宜用高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



以庶子禮物復令整市侍以黃龍元年權稱尊號  
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以弼謹為輔正表為  
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衛等皆  
為賓客衛音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季  
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交時人崇之著論二十篇名曰  
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疎暗移都  
其憚之謂曰慎勲德俱茂跌所敬憲宜登上公以副衆  
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老軍士戀之舉營  
為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揚入衛南陽人  
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死尉監隱蕃交結豪  
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即豫章  
揚迪拒絕不與通時人或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江表傳曰登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  
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辨宏達  
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勁微游夏同科則萊快衛乃私  
駁綜曰元曉子而賦子嘿精而狠叔發聲而淳孝敬深

而狹言皆右指無而衛卒以此言見於不為恪等所  
親後一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  
府留守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  
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  
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探彈佩丸咸  
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來過充  
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  
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  
言後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  
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



命也方今朝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  
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懼權納  
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  
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  
遂留焉而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撫知留事  
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  
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  
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  
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  
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

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吳書曰弟和自

寵於權登親敬待之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

如兄常有欲讓之心

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干墮  
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一長不復奉  
望官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  
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  
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  
國嗣設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  
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  
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



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  
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sub>和仁</sub>孝聰哲  
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  
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  
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  
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才刁玄優弘志復道真裴  
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  
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  
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  
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

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  
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  
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  
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  
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  
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  
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  
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  
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  
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為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曰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謝景者字和以無罪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

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



腹心永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

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

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

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佑定大業故授以上將

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

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士誠慮

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

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

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

於眾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

為置官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

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大

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容

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九愛幸常在左右

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品類

每朝見進負和帝降意歡以符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

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名有條貫後諸葛豐

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

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懼但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求令

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

-5 243 35 860" data-label="Text">

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是

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

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

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



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  
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  
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  
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  
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  
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  
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  
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  
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  
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

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  
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  
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  
王夫人與余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妣叔  
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  
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  
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  
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  
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潛愬日興



蔡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

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

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

官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

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

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

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

岱大司馬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

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

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

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人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

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

以紹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

停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

同揚笠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

將義不黨庶况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

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

耳騰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論耳後遂幽閉

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

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向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

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詰問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

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

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

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

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

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

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

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

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

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

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

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



主及孫俊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

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子帆檣故官

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四月權

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

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

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

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

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

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

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

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

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

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奉言宜

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

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

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

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

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嘉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

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



祭獻歛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

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和四歷子曰

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

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

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

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

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

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

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

張承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

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

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

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

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

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

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

二隅又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

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

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紀賓客使四方

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

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

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



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  
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及將宣  
流而西北一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  
達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  
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  
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  
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  
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竒楊竺等陰共附霸  
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死  
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

死後又誅寄安竒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  
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  
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  
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  
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  
故邪當思誰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  
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  
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  
即位追和霸舊際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  
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  
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更江濱兵  
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邊度恪  
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  
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  
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  
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  
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  
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  
娛於宮內不得臨民于興政事其與校通對有重

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  
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眾非弱以適庶  
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  
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遏葫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  
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  
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  
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  
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



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  
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天王既不  
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  
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  
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  
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  
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  
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

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  
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  
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  
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  
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  
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其官屬不  
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  
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  
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



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繼未宜  
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  
關云何有司奏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  
可就拜為侯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  
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  
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  
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  
吏十人乞代俊  
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  
女不得通管或年三十四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  
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  
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  
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  
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  
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  
長大自夫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

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  
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  
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國取危亡之道也然奮  
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Blank page with faint red ink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red ink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page contains two large red square seals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creases and a tear near the top edge.

清  
暖  
奇  
觀

清  
暖  
奇  
觀



